

滿城發達陽關道，社運寧甘寂寞橋？

資深傳媒人馬家輝說香港的社會運動年輕而成熟，直達保育之大旨，並以高鐵的反對運動證之（見〈人地相宜淺析香港的「土地意義重整運動」〉，《明報》2009-10-22）。假若我們真心細看此運動，則可知馬君之言不但錯謬，且有加添本地社運之虛妄與自滿之嫌，可謂在其自掘墳墓之際，從旁喝采。

保育運動，若不在發展型的主流經濟之外自立另類生活的價值標準，與之抗衡，到底是要保育些甚麼？反對高鐵，口口聲聲說前題是必要建高鐵，又到底是在反對些甚麼？（見熊永達〈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系副教授〉：〈如何平息廣深港高鐵再起的爭端？〉，《信報財經新聞》2009-10-09）說我同意高鐵必須要建，不過不要建去西九「益」一小撮人，應掘過大半個新界西北以錦上路為終站去搞旺鄉郊，這又算是甚麼「『新』高鐵專家方案」？（見梁啟智：〈新高鐵專家組答客問〉，特別是第11題「新方案高鐵總站的選址會否刺激錦田一帶的城市發展？」<http://www.procommons.org.hk/wp-content/uploads/2009/10/faq.pdf>）菜園村民不要遷不要拆，如果到頭來聽從了這些「保育先驅」之高見，要讓高鐵築在村旁，大家方便發達，共享繁榮，則這是保家衛土，還是毀鄉滅土？在新界大西北以至錦上路一帶逆流堅持耕作的農民，面臨工程截走、污染灌溉用的井水及河川，又因鄉郊都市化以致再負擔不來田租，最終唯有與山林鳥獸一同灰飛湮滅，這又是否「年輕而成熟」的社運所期望的？

請重溫綠黨報的“OXRA”在反對興建高鐵的聲明中的一項基本信念和理由：

此工程是引進其他新界工程的前奏，包藏將新界鄉郊開發得面目全非之禍心，……進一步開發新界事關全港市民，不能由政府、發展商，結合一小撮「專業人士」捏造的歪理去將新界變成「副都市」（例如某專業聯盟就將新界比喻為「必須要100%開發的第三世界」）……（另見104市民聯署：《廣深港高速鐵路（香港段）絕不應上馬》和《臭器出臭草，此賬更糊塗——我們不接受高鐵環評》，<http://www.greenpartypost.net/XRLarticles.html#petition>）

偽保育人士不曾真正迎頭破解政府、發展商之「不建高鐵香港就被邊緣化」之咒語，故此，他們亦從未向民眾講出香港就是可以不跟隨大陸、不跟隨全球去賤賣水土與萬物，以換取片刻的物慾繁榮；我們的社運，就是從未敢直接鼓勵大家不要斷送責任與良心，無懼而堅守自我邊緣化，豁出去問：我樂在邊緣中，你奈我如何？！此「新高鐵專家方案」，僭稱民間，實質上採用了與官方一樣的「邊緣化恐嚇」，用假平等（即甚麼平等發達權）口號，將新界鄉郊另類生活意識化為空言。這方案誘人墮落，以剝削者的標準為標準，其被菜園村關注組吸納為一個可行辦法，令人何等惋惜。

嗚呼！反對運動安能不識無權力者的力量，不在於要分那些腐敗權力（發達大夢）之一杯羹，而在於自足、互濟的生命力量的生成？反對運動安能不知人民的力量在邊緣中才會壯大，反之，與「中心」所代表的剝削權力共謀去剝削更邊緣的眾生萬物，便是自我毀滅？人民鄙棄中心，恥與為伍，中心便成孤立，腐敗的權力便成九唔搭八的笑柄，自行乾枯萎爛。

不要高鐵就是不要高鐵，保育不是保了會發才去保，毀壞已經太多了，不義的事要馬上停止再做——那管它造價是平是貴，建到西九或是錦上。我們靜靜地生活，減低速度，減少物欲，不殺山林河溪鳥獸草木蟲魚文化歷史，我們的運動，專注於尋找一個心安理得的、繁榮之外的、自我書寫的生命歷程，你看如何？

閱讀相關的論證文章，請登入以下綠黨報的網址：

<http://www.greenpartypost.net/XRLarticles.html#newintellectuals>

本文曾於1月15日在立法會門外，基督徒團體「反高鐵加油站」向市民派發。

